

王荆公年譜考略三

王荊公年譜考略卷之十

金谿蔡上翔元鳳著

卷之十

嘉祐八年下

嘉祐八年

聞杜鵑辯姦皆僞書也。遂爲荊公兩大公案。作僞者亦皆年歲不合。事實亦異。因其僞而辨之。並錄於嘉祐之末。

蘇詢辯姦

依宋文鑑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

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疎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哉。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者羊叔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

觀之王衍之爲人。容貌語言。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忤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奸。固足以欺國。然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書。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語言。私立名字。以爲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爲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慝。豎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爲天下患。必然無疑者。非三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爲過。而斯人有不遇之

歎孰知其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被其禍而吾將獲知言之名。悲夫。

考略曰。世傳王介甫之姦。蘇明允能先見。故其作辨姦曰。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知著。則固傑然以靜者自負矣。又曰。賢者有不知則由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予考嘉祐初。介甫聲名甚盛。而事權未著。不知明允所指賢者爲何人。而賢者又曷爲而有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之事也。是雖爲辨姦緣起。則已支離不成文理矣。旣以王衍盧杞比介甫。而嘉叔子汾陽能知人。而又曰。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何也。史稱盧杞有口才。體陋甚。鬼貌藍色。謂容貌不足以動人。可矣。謂言語不足以眩世。可乎。史稱杞賊害忠良。四海共棄。名列姦臣。爲唐室大慙。則以盧杞一人比介甫足矣。而又曰。合王衍盧杞爲一人。始足以禍天下。何也。易牙殺子。豎刁自宮。開方棄親。此皆不近人情之尤。而其後乘人主荒淫以禍人國者也。若介甫之姦未著。而

明允特先爲辨之。旣曰合王衍盧杞爲一人。又曰非特易牙豎刁開方三子之比。明允見微知著。果若此乎。後來介甫之姦。果至於是乎。若夫面垢不洗。衣垢不澣。則必庸流乞丐窮餓無聊之人而後可。慶歷二年。介甫年二十二。成進士。已踐仕途。四年。曾子固稱其人爲古今不常有。皇祐三年。文潞公薦其恬退。乞不次進用。至和二年。初見歐陽公。次年。以王安石呂公著並薦於朝。稱安石德行文章爲衆所推。則年三十六也。而是年明允至京師。始識安石。安有臚列醜惡一至此極。而猶屢見稱於南豐廬陵潞國若此哉。且自慶歷二年。由僉判淮南至嘉祐初。已十五六年。無非在官之日。中間所交若曾子固孫正之王逢原孫莘老王深父劉原父韓持國常夷甫崔伯易丁元珍龔深父。皆號爲一時賢者。而無一人爲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也。唯呂惠卿。後人以爲安石黨。考嘉祐三年。歐陽公與介甫書。乃始稱道其賢。是介甫識

惠卿甚遲。而與之共行新法。又爲明允所不及見者。彼造謗者。此外欲實指一好名之人爲何人。造作語言爲何語。私立名字爲何名。其將能乎。周公謹曰。蘇明允辨姦。嘗見陳直齋先生言。此雖爲介甫發。亦似間及二程。所以後來朱晦菴極力回護。云老蘇辨姦。初間只是私意。後來荆公做不着。遂中他說。予謂二說皆非也。直齋似據收召好名之士。顏淵孟軻復出語。以爲間似二程。不知洛學興於熙豐。則當嘉祐之初。明允何嘗知有二程。蘇程洛蜀分黨。實成於元祐。明允安得有間及二程之事。况僞造安道墓表。子瞻謝書者。已明言爲介甫而作也。介甫自熙寧二年當國。七年辭位。八年再相。九年又辭。遂不復出。當時同朝所攻者新法耳。以爲爲天下患。果有如王衍清談敗俗乎。果有如盧杞賊害忠良乎。果有如豎刁易牙開方三子。禍起宮闈。傾人家國乎。則以爲遂中他說。而其實無一中也。諸君子亦知辨姦支離無據。故

爲此揣摩料度之言。而不知實非明允作耳。穆堂李氏謂前明嘉靖間所刻嘉祐集十五卷。爲王氏藏本。並無辨姦一篇。乾隆己酉。予亦於書肆見此書。則穆堂斷爲邵氏僞作無疑也。辨姦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本山巨源語。而宋文鑑及名臣言行錄皆曰。羊叔子。考晉書。王衍嘗詣祐。祐謂賓客曰。王夷甫方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其語與巨源畧同。彼作僞者。旣援引錯悞。而文鑑名臣言行錄俱不及察。遂從其原本錄之。及傳之既久。亦有知其非而改之者。則今世所傳本是也。文鑑云。非特三子之比。亦作僞者原本也。蓋前以合王衍盧杞爲一人。故曰二公之料二子。後引易牙豎刁開方。故曰非三子之比。今世本改爲二子。則又是改者之悞。故予從文鑑錄之。所以存作僞者之真也。文鑑與今本字句雖有異同。不具論。惟盧杞姦邪。終成大患。陰賊害物。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見於呂誨十事疏。豎刁易牙。

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則明允管仲論有之。雖有願治之相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與方勻所紀使其得志立朝。雖聰明之主。亦將爲其誑惑。無以異。此皆作僞者心勞日拙。勦襲之所由來也。明允衡量古人。料度時事。偏見獨識。固多有之。然能自暢其說。實爲千古文豪。以嘉祐全集考之。亦惡有辨姦亂雜無章若此哉。

龔頤正芥隱筆記曰。荆公在歐公坐。分韻送裴如晦。知吳江。以黯然消魂。惟別而已分韻。時客與公八人。荆公子美。聖俞。平甫。老蘇。姚子。張焦。伯強也。時老蘇得而字。押談詩。究乎而。而荆公乃又作而字二詩。采鯨抗波濤。風作鱗之而。蓋用周禮考工記。旂人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又云春風垂虹亭。一杯湖上持。傲兀何賓客。兩忘我與而。最爲工。君子不欲多上人。王蘇之憾。未必不稔於此也。○考略曰。歐公分韻賦詩送裴如晦。在嘉祐元年。荆公詩

而字韻二首惟字韻一首。題下注云以黯然消魂惟別而已爲韻。擬而惟字韻作。夫曰擬。即明允分得而字。而荆公重作。亦事之常。安見其有欲上人之心。使明允以是爲憾。由君子觀之。何若是小丈夫然。顧正得之傳聞。祇云王蘇之憾。未必不稔於此。而此外未有貶辭。以事在嘉祐元年。故首錄之。所以識王蘇相見之始也。

方勺泊宅編曰。歐公在翰苑時。嘗飯客。客去獨老蘇少留。謂公曰。適坐有囚首喪面者何人。公曰。王介甫也。文行之士。子不聞之乎。洵曰。以某觀之。此人異時必亂天下。使其得志立朝。雖聰明之主。亦將爲其誑惑。內翰何爲與之遊乎。洵退。於是作辨姦論。行於世。是時介甫方作館職。而明允猶布衣也。○考略曰。世有公卿大夫士同飯。終席不交一言。及飯訖。始問主人同坐者爲何人乎。旣爲不交一言。第得之一見。即退而作辨姦。又爲追索旣往。逆探將

來若是其詳。世有如是刻薄冒昧之明允哉。同飯既見其囚首喪面。何又知平日囚首喪面而談詩書。世有無時無地無非囚首喪面之王介甫哉。且云是時明允猶布衣。則必在六年以前。元年因詩起憾。既見其人矣。至是又問適坐者何人。此兩重公案。試起龔方二人同堂而詰之。其何辭以對。故次及之。

邵氏聞見錄。王安石知制誥。一日賞花釣魚宴。內侍各以金樸盛釣餌。藥置几上。安石食之盡。明日。仁宗謂宰輔曰。王安石。詐人也。使誤食釣餌。一粒即止矣。食之盡。不情也。常不樂之。後安石自著日錄。厭薄祖宗。仁宗尤甚。每謂漢文帝不足取其心薄仁宗也。故一時大臣富弼韓琦文彥博皆爲其毀詆云。○考略曰。人臣侍君賞花釣魚。天威咫尺。朝士並列。一釣餌也。內侍既以金樸盛之。夫人皆知其爲釣餌也。焉有誤食之王安石。而又爲天子親見之。

哉。夫以天子親見之。而必待明日爲宰輔言之。豈其有所畏於安石而不敢言耶。且由是常不樂之。又何故隱忍不堪至此。且一釣餌也。安石既知其誤矣。必食之盡以行詐。其詐術安在。君亦必以食之盡而後知其詐。其說又安在。君既以此不樂於其臣。而臣復以此大怨於其君。以至他日撰日錄。薄仁廟尤甚。何邵氏造謗一至此極。嗚呼。明允辨姦。後人以爲有先見之明者。徒以凡事不近人情一語耳。乃茲由仁宗發之。是又爲辨姦增一重公案。則嘉祐六年也。又張安道作墓表曰。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弔。先生獨不往。作辨姦一篇。則又在嘉祐八年矣。因錄於嘉祐之末。所以盡其辭也。未已也。於是張安道之墓表。蘇子瞻之謝書。又作。

葉夢得避暑錄話曰。蘇明允本好言兵。見元昊叛。西方用事久無功。天下事有當改作。因挾其所著書。嘉祐初來京師。一時推其文章。王荊公爲知制誥。

方談經術。獨不嘉之。屢詆於衆。以故明允惡荆公甚於仇讐。會張安道亦爲荆公所排。二人素相善。明允作辨姦一篇。密獻安道。以荆公比王衍盧杞。而不以示歐文忠。荆公後微聞之。因不樂子瞻兄弟。兩家之隙。遂不可解。辨姦久不出。元豐間。子由從安道辟南京。請爲明允墓表。特全載之。蘇氏亦不入石。比年少傳於世。荆公性固簡率。不緣飾。然而謂之食狗彘之食。囚首喪面者。亦不至是也。○考略曰。荆公才高一世。固無與人爭名之心。生平亦無講學論文尊己卑人之事。即明允亦非能較長於荆公者。曾何所忌而必屢毀之。是時安道齒爵俱尊。安石亦非有事權可排安道者。如少蘊所紀。是明允特以安石屢毀其書。遂惡若仇讐。詆爲大姦。其自視爲何如人也。以一人修怨之故。而又必合同怨者。密著其文以詆之。視安道又何如人也。辨姦作於嘉祐初。至元豐間已二十年。軾轍兄弟終不肯釋憾於安石。更求安道墓表。

以實之。而軾輒自視又何如人也。明允既與安道謀毀人於始。安道又與其子實其毀人之事於終。則亦不免爲小人之歸。而謂明允安道之賢爲之乎。又曰辨姦久不出蘇氏亦不入石比年少傳於世。是尤大類穿窬所爲。無一而可者也。原作僞者之意。以爲非有安道墓表。不足以實明允之果有是辨。非有子瞻謝書。不足以實安道之果有是表。而不知皆作僞者一人之言。一時之筆也。蓋辯與表必僞作於元祐以後。故曰比年少傳於世。今即少蘊所紀。不惟叙辨姦緣起。視龔方二人又增一重公案。而種種陰謀詭秘。有同鬼蜮。恐明允安道軾輒有知。亦不肯受此誣罔於地下矣。少蘊謂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荆公亦不至是。又或謂荆公習氣。自是要遺形骸。離世俗規模。要知此便是放心。辨姦以此爲姦。恐不然。夫既以此爲姦。恐不然。而又曰卽此便是放心。則又若實有是事矣。其言一出一入。類如此。穆堂李氏又謂聞犬

彘食人食。不聞人食犬彘之食。然董仲舒論限民名田云。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前人已有此語矣。然辨姦所言者誤天下蒼生也。諸君子舍其大而摘其細。凡爲予所應辨者。從無有一人辨之。而於其不必辨者。顧數數及之。何也。予考辨姦緣起。龔氏方氏葉氏三人。其言履歷歲月既皆不合。張安道墓表已明言明允作辨姦。當時見者多爲不然。有噫其甚矣之嘆。先生沒三年而安石用事。其言乃信。則又與葉氏所載全然不合矣。

附張方平撰老蘇先生墓表。○仁宗皇帝嘉祐中。僕領益郡。念蜀異日常有高賢奇士。今獨乏耶。或曰勿謂蜀無人。蜀有人焉。眉山處士蘇洵。其人也。是

何文法。請問蘇君之爲人。曰。蘇君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然非爲亢者也。爲乎溫而未施。行而未成。我不求諸人。而人莫我知也。故今年四十餘不仕。公不禮士。士莫至。公有思見之意。宜來。久之蘇君果至。即之穆如也。聽

其言知見博物洽聞矣。既而得其所著權書衡論閱之。如大雲之出於山。忽布四方。倏散無餘。如大川之滔滔東注於海。源也委也。其無間斷也。因論蘇君。左邱明國語司馬遷善叙事。賈誼之明王道。君兼之矣。遠方不足成君名。盍遊京師乎。因以書先之於翰林歐陽永叔。君然僕言。至京師。永叔一見大稱歎。以爲未始見夫人也。目爲孫卿子。獻其書於朝。自是名動天下。士爭傳誦其文。時文爲之一變。稱爲老蘇。時相韓公琦聞其名。而厚待之。嘗與論天下事。亦以爲賈誼不能過也。然知其才而不能用。初作昭陵禮廢闕。琦爲大禮使。事從其厚。調發趣辦。州縣騷然。先生以書諫琦。且再三。至引華元不臣以責之。琦爲變色。然顧大義。爲稍省其過甚者。及先生沒。韓亦頗自咎恨。以詩哭之。曰。知賢不早用。愧莫先於余者矣。又添一重公案先生亮直寡合。有倦遊之意。獨與其子居。非道義不談。至於名理勝會。自有孔顏之樂。熙豐以

前無此學術一塵一區侃侃如也。又數年召試紫微閣不至。乃除試秘書省校書郎。俾就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以爲霸州文安縣主簿。使食其祿。集成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奏未報而以疾卒。享年五十有八。實治平三年四月。英宗聞而傷之。命有司具舟載其喪歸葬於蜀。明年八月壬辰葬於眉州彭山縣安鎮鄉可龍里。朝野之士爲誄者百一十有三人。先生字明允。考序大理寺評事。累贈職方員外郎。以節義自重。蜀人貴之。生二子澹渙。教訓甚至。各成名官。先生其季也。已冠猶不知書。職方沒始讀書。不一二年出諸老先生之右。一日因覽其文。作而曰。吾今之學猶未知學也已。取舊文藁悉焚之。杜門絕賓友。繙詩書經傳諸子百家之書。貫穿古今。由是著述根柢深矣。質直忠信。與人交共憂患。死則收卹其子孫。不喜飲酒。未嘗戲狎。常談陋今而高古。若先生者。非古之人歟。謂今莫如古者。斯焉取斯。嘉祐初。王安石

名始盛。黨友傾一時。其命相制曰。生民以來。數人而已。造作語言。至以爲幾

於聖人。

小人作僞醜惡盡露矣

歐陽修亦已善之。勸先生與之遊。而安石亦

願交於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天下患。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弔。先生獨不往。作辨姦一篇。當時見者多爲不然。曰。噫。其甚矣。先生既沒三年。而安石用事。其言乃信。夫惟有國者之患。嘗由辨之不早。子言之。知風之自見。動之微。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至於此哉。嘗試評之。定天下之臧否。一人而已。所著文集二十卷。諡法三卷。易傳三卷。初君將遊京師。過益州。與僕別。且見其軾轍及其文卷。曰。二子者。將從鄉舉。可哉。僕披其卷。曰。從鄉舉。乘騏驥而馳閭巷也。六科所以擢英俊。君二子從此選。猶不足以騁其逸力爾。君曰。姑爲後圖。遂以就舉。一上皆登進士第。再舉制策。並入高等。今則皆爲國士。仁宗時。海內乂安。朝廷謹持憲度。取士有常格。故羔鴈不